

DOI:10.14188/j.ajsh.20250413001

明代海南地产药材资源研究

杨俊斌¹, 张海防¹, 刘洋洋², 吴振宁^{3*}, 唐菲^{4*}

- 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 海南 海口 570216;
-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海南分所, 海南 海口 570311;
- 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 海南 海口 570203;
- 海南省药品查验中心, 海南 海口 570216)

摘要: 通过对明代海南地方志及相关文献的系统分析, 采用文献分析法和历史比较法, 梳理了海南本草文化的形成过程及其历史价值, 探讨了海南地产药材资源的种类、分布特征、开发利用方式及其贸易交流的历史演变。研究发现, 明代海南药材资源极为丰富, 共记载 114 种, 以草部和木部药材为主, 显示出本地资源开发的深度和广度。海南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生活经验中积累了丰富的草药知识, 形成了独特的本草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体现在草药的医疗应用上, 还通过食疗传统、节序民俗等融入日常生活中, 展现了海南本草文化的多样性与实用性。此外, 随着明代海上贸易的兴盛, 海南药材与内地及海外的交流日益频繁, 促进了资源的开发和文化交融, 为现代药材资源的开发、保护与研究提供历史借鉴和理论支持。

关键词: 明代; 海南; 地产药材; 本草文化; 贸易交流

中图分类号: R285.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3491(2025)03-0296-07

Native medicinal material resources in Haina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Yang Junbin¹, Zhang Haifang¹, Liu Yangyang², Wu Zhenning^{3*}, Tang Fei^{4*}

- Hainan Provincial Academy of Inspection and Testing, Haikou 570216, Hainan, China;
- Hainan Branch, Institute of Medicinal Plant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Haikou 570311, Hainan, China;
- Hainan Hospital of Guangdong Provincia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Haikou 570203, Hainan, China;
- Hainan Provincial Drug Inspection Center, Haikou 570216, Hainan, China)

Abstract: Through systematic analysis of Ming Dynasty local chronicles and related literature from Hainan,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explores the species,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utilization methods,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rade and cultural exchange regarding Hainan's native medicinal material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Hainan boasted exceptionally rich medicinal resource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with 114 documented species dominated by herbaceous and woody medicinal materials, reflecting both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local resource exploitation. Over centuries of production practices and life experiences, Hainanese people have accumulated extensive herbal knowledge, forming a distinctive materia medica culture. This culture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medical application of herbs, but also integrated into daily life through traditional dietary therapy, seasonal customs, and other practices, highlighting the diversity and practicality of Hainan's herbal heritage. Furthermore, the prosperity of maritime trade in the Ming Dynasty facilitated frequent exchanges of Hainan medicinal materials with the mainland and overseas, promoting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historical insights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modern development, conservation, and re-

收稿日期: 2025-04-13 修回日期: 2025-05-28 接受日期: 2025-06-09

作者简介: 杨俊斌(1967-), 男, 硕士, 高级工程师, 研究方向为药品质量及监管, E-mail: 1243322641@qq.com

* 通讯联系人: 吴振宁(1984-), 男, 副主任中药师, 研究方向为中药药事管理研究, E-mail: 875582722@qq.com; 唐菲(1975-), 男, 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南药资源开发、黎医药挖掘与整理研究, E-mail: 641439285@qq.com

基金项目: 海南省重点研发专项市县联合项目(ZDYF2025SXLH015)

引用格式: 杨俊斌, 张海防, 刘洋洋, 等. 明代海南地产药材资源研究[J]. 生物资源, 2025, 47(3): 296-302.

Yang Junbin, Zhang Haifang, Liu Yangyang, et al. Native medicinal material resources in Haina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J]. Biotic Resources, 2025, 47(3): 296-302.

search of medicinal resources.

Key words: Ming Dynasty; Hainan; native medicinal materials; materia medica culture; trade exchange

0 引言

海南岛地处中国南海之滨,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北靠大陆,南临东南亚,东接太平洋,西邻北部湾,使其成为连接内地与海外的天然桥梁。海南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区,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年降雨量充沛,植被覆盖率高,动植物资源丰富。

热带季风气候与地理位置不仅孕育了种类繁多的药材资源,也为明代海南药材的开发与贸易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明代(1368年—1644年)是中国本草学发展的巅峰时期,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集前代本草学之大成,而海南作为岭南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药材资源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系统性的发掘和记录。明代的地方志,如《正德琼台志》^[2](成书于1520年)、《万历琼州府志》^[3](成书于1596年),以及其他文献如《广东通志》^[4]等,为研究海南药材资源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这些文献详细记载了海南地产药材的种类、分布区域、采集方式、药用功效及贸易情况。例如,《正德琼台志》^[2]提到:“海南地处炎方,气候湿热,与中州迥异,阳燠之气常泄,阴湿之气常盛,故草木多异种。”这种湿热的气候特征为海南药用植物的多样性奠定了生态基础,同时也促使本地居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探索出一套适应本地环境的本草应用体系。随着明政府对海南行政管辖的加强,例如设立琼州府、增派官员管理,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海南的药材资源逐渐从自给自足的民间使用转向更大规模的开发与贸易。海南不仅向内地输送槟榔、沉香等珍贵药材,还通过海上贸易将本地资源输出至东南亚、日本等地,成为明代药材贸易网络中的重要节点。这种开发与交流的过程,不仅推动了海南经济的增长,也丰富了其本草文化的内涵。

关于明代海南药材资源的研究,前人已在地志资料的整理与分类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例如,学者对《正德琼台志》记载的114种药材进行了详细统计,发现其分类体系基本沿袭了《唐本草》《本草纲目》等传统本草学的框架,同时根据海南的自然环境和资源特点有所创新。研究表明,与前朝(如唐宋时期)相比,明代海南新增的70种药材在岭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都颇为突出,这一现象反映了海南在本草资源开发上的活跃态势和独特贡献。然而,现有研究多停留在药材名录的罗列与初步分类层面,对于药材的具体开发利用

方式、贸易交流的网络结构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分析仍显不足。例如,《明清时期广东药材的分布与贸易研究》^[5]中提到,海南的药材种类在广东地区位居前列,尤其是沉香、槟榔等品种在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该研究主要聚焦于广东整体的药材分布与贸易格局,对海南的具体情况仅作简要提及,未深入探讨海南药材的民间使用经验、加工技术及流通细节。此外,关于海南本草文化中涉及的食疗传统、节序民俗以及地方名医的贡献,相关研究仍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梳理。例如,海南民间常用的接骨草、血见愁等草药,其疗效虽在地方志中有明确记载,但其背后的使用场景、文化意义及传承过程尚未得到充分挖掘。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海南民间草药的现代传承与应用。此外,尽管海南的药材贸易在明代海上丝绸之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关于贸易线路、港口网络及经济影响的具体研究仍不够深入,相关史料的解读也多局限于表面描述,缺乏多学科交叉分析。

基于上述研究现状的不足,本文将从历史学的视角出发,结合文献分析法与历史比较法,全面梳理明代海南地产药材的种类、分布、用途及其开发过程,深入挖掘其在民间生活、贸易交流及文化传承中的多重角色。同时,通过与唐宋时期及周边地区(如广东、广西)的本草资料进行时空比较,揭示海南药材资源开发的独特性及其演变规律,力求填补现有研究的空白,为海南本草文化的历史价值提供新的诠释和更全面的理解。本文旨在通过对明代海南地方志及相关医书的全面梳理,系统分析海南地产药材的分类特征、开发利用方式、贸易网络及其文化意义,探讨其在中国本草文化史中的独特地位。同时,结合明代海南的社会经济背景和生态环境,深入剖析药材资源开发的历史动因与社会影响,以期为现代海南药材资源的保护、开发及文化传承提供历史依据和实践启示。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与历史比较法相结合的方法,以确保研究的系统性与科学性。首先,系统梳理明代海南地方志(如《正德琼台志》《万历琼州府志》)及医书(如《本草纲目》《岭南采药录》),提取关

于海南地产药材的名称、分类、分布区域、药用功效、采集加工技术及贸易相关信息。其次,运用历史比较法,将明代海南的药材资源与前朝(如唐宋时期的《唐本草》《新修本草》)及周边地区(如广东、广西的本草记载)进行对比,分析其在种类、用途及开发程度上的演变特征与地域差异。

2 明代海南地产药材资源的分类与特点

2.1 药材分类体系

根据《正德琼台志》等文献的统计,明代海南地方志共记载药材114种,较前朝(如唐宋时期)新增70种,这一显著增长反映了明代海南本草资源发掘的深入。这些药材的分类体系基本沿袭了传统本草学的框架,分为石部、草部、木部、虫鱼部、果部、菜部六大类,同时新增了“草药”类别,以适应海南本地特色资源的记录需求。分类的具体情况见表1。

从表中可以看出,草部药材数量最多,达到64种,占总数的56.1%,包括传统中药如菖蒲、天门冬、地黄,以及海南新增的特色品种如益智子、薏苡仁等。这类药材多为热带草本植物,适应海南湿热气候,生长旺盛,成为本地居民日常使用的主要药材来源^[6]。木部药材有16种,以沉香、槟榔为代表,不仅具有药用价值,还因其经济价值而在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虫鱼部药材19种,如牡蛎、石决明、海马等,主要来源于海南沿海地区,凸显了海洋资源的开发潜力。石部、果部和菜部数量较少,但各具特色,例如海盐用于调理身体,石莲子、紫苏则在食疗中广泛应用^[7]。新设的“草药”类别包含接骨草、血见愁等6种药材,其分类依据为海南民间长期以来自采自用、以外治法为主的实践特点。草药类别旨在反映海南本地特色,体现民间智慧。单独分类既凸显海南地方特色,也为后世民族医药研究提供重要线索。

2.2 药材分布与生态特征

海南岛的药材分布与其地理环境和生态条件密切相关。海南地形多样,包括山地、丘陵、平原及沿海滩涂,气候湿热,年降雨量在1 500~2 500 mm,植被以热带雨林和季风雨林为主,为药材的生长提供了优越条件。草部药材多分布于山地和丘陵地带,例如益智常见于儋州、临高一带,高良姜多生长于琼中、万宁的山坡上,这些地区土壤肥沃、排水良好,适合草本植物繁衍。木部药材如沉香、槟榔则主要分布于琼南地区的热带雨林中,尤其是五指山、黎母山等深山老林,因其气候湿润、林木茂密而成为沉香的天然产地。虫鱼部药材则集中于沿海滩涂和近海水域,例如牡蛎、石决明多见于文昌、琼海的浅海区,海马则分布于三亚、陵水等地的近海渔场^[8]。

新增的70种药材中,草部占主导地位,例如红蓝花和薏苡仁等可适应热带气候的植物,也可种植于亚热带地区,适应海南高温多湿的气候环境。木部药材中的沉香因其形成过程特殊,需依赖基原植物白木香树受到风雨雷电的伤害分泌香脂,但产量稀少,《本草纲目》记载:“海南沉,一片万钱”,足见其珍贵性。虫鱼部新增品种如海马、石决明,反映了海南人民对海洋资源的进一步开发。这些药材的分布规律和生态特征,充分体现了海南“山海兼备”的自然优势及其对本草资源多样性的深远影响。

2.3 药材的采集与加工

明代海南药材的采集与加工技术在地方志中有详细记载,反映了当时资源开发的技术水平和民间智慧,见表2。例如,沉香的采集是一项复杂工艺,由经验丰富的采香人深入山林,寻找受伤并结有树脂的沉香树,抠出树脂部分,避免破坏香材的完整性^[9]。槟榔的加工则包括采摘成熟果实、晾晒至半干、切片或整果烘干等步骤,制成便于咀嚼的槟榔干,供日常使用或贸易^[10]。草部药材如菖蒲、艾叶的

表1 明代海南地方志药材分类统计

Table 1 Statistics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medicinal materials in the local chronicles of Haina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分类	品种数量	主要品种	生态分布
石部	5	石蟹、扁青、石脑、磁石、海盐	
草部	64	菖蒲、天门冬、地黄、藿香、益智子、薏苡仁等	山地丘陵
木部	16	皂角、黄沉香、桑根白皮、槟榔等	热带雨林
海洋性药材(虫鱼部)	19	牡蛎、石决明、龟甲、蛇蛻、海马等	沿海滩涂及近海
果部	2	庵摩勒(余甘子)、石莲子	热带雨林
菜部	2	紫苏、薄荷	村落周边
“草药”	6	接骨草、血见愁、凤尾草、柳豆叶、紫背草、山总管	村落周边

采集时间多集中在端午节前后,此时药性最强,采回后晒干或捣碎,制成药粉、药膏,用于治疗或节俗活动。

此外,一些药材的加工还与海南的气候特点相结合。例如,薏苡仁需在采收后迅速晾晒,以防湿热天气导致霉变;海马则需清洗后低温烘干,以保留其药效。这些采集与加工技术不仅提高了药材的利用效率,也体现了海南人民对自然资源的深刻理解和因地制宜的实践能力。

3 明代海南地产药材资源的利用与开发

3.1 民间草药使用经验

海南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草药知识,形成了独特的民间本草应用体系。《正德琼台志》^[2]记载了33处“土人”或“土医”使用草药的实例,涉及多种疾病的治疗与日常保健,充分展示了海南民间医学的实用性与多样性。以下为部分典型案例,见表3。

例如,柳豆叶用于小儿痘疮初愈时的煎浴,能清热解暑、促进皮肤恢复^[11];紫背草用于治疗眼部寄生虫感染,因其汁液具有杀虫作用而深受土人信赖;接骨草和血见愁则在外伤治疗中应用广泛,尤其是接骨草能加速骨骼愈合,血见愁则以其快速止血的功效闻名。这些草药的使用方法多以煎煮、外敷、捣汁为主,简便易行,体现了海南民间医学的实用性。此外,土人对草药的认知往往与生活场景密切相关,例如牛蒡在夏季被制成米粉食品,既能解暑又具药效,显示出药食结合的智慧。

3.2 药食品种与食疗经验

海南人民将药材融入日常饮食,形成了独特的药食同源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丰富了饮食传统,也为药材的开发利用开辟了新途径。表4为部分代表性药食品种及其食疗经验。

槟榔是海南最具代表性的药食品种,《正德琼台志》称“民以槟榔为命”,因其能消瘴气、耐饥饿,成为本地居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田鸡则被视为滋补佳品,尤其是产妇食用后能补虚损、恢复体力。牛蒡在夏季常与米粉混合制成黏蜜食品,既美味又能清热解暑。蕹菜生长于池沼中,具有解毒功

效,常被土人煮食以防中毒。薏苡仁则以健脾利湿著称,常煮成粥或汤品,适合海南湿热气候下调理身体。

此外,地方志还记录了一些饮食禁忌,例如茼蒿“动风气,不可多食”^[12],苋菜“食忌鳖”,反映了海南人民对药食关系的细致观察和经验总结。这种药食文化不仅体现了海南本草资源的实用性,也为现代食疗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素材。

3.3 节序民俗与本草融合

海南的节序民俗与本草文化密切相关,许多药材在传统节日中被赋予了实用与象征双重意义。例如,清明节时,民间有插柳枝于门前、妇女簪榴花祈福的习俗,柳枝被认为能驱邪避疫,榴花则象征吉祥。端午节则更为丰富,土人会佩戴香袋(内装雄黄、艾叶等)、涂抹雄黄于额头、悬挂艾叶于门楣、用菖蒲水洗浴,以驱虫避疫、防病强身。这些习俗中的本草品种,如艾叶、菖蒲、雄黄,不仅具有药用价值,还承载了祈福辟邪的文化功能。

此外,海南的节俗还与药材的采收时间相结合。例如,艾叶和菖蒲多在端午节前后采摘,此时药性最强,采回后晒干或制成药包,既用于节庆活动,又可长期保存供药用。这种节序民俗与本草的融合,体现了海南人民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对药材资源的充分利用^[13]。

3.4 本草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明代海南本草文化的传承体现在多元途径中。其一,民间通过口耳相传积累草药知识,如接骨草、血见愁等外用法的用法代代相传;其二,地方医家通过著作系统总结药材特性,如丘濬《本草格式》结合海南特色提出药性研究方法;其三,节序民俗(如端午悬挂艾叶、菖蒲洗浴)将本草应用融入生活仪式,强化文化认同。

据当代黎族医药传承人^[13]述,黎族传统“采药歌谣”中记载的“山总管”(黎语称“雅布隆”),至今仍用于治疗蛇虫咬伤,其使用方法(捣敷患处)与明代《正德琼台志》记载高度一致,印证了黎族本草知识的连续性。

表2 明代海南典型药材的药用信息与现代应用

Table 2 Medicinal information and modern applications of typical Hainan medicinal materials in the Ming Dynasty

药材名称	药用部位	明代适应症	使用方法	现代应用借鉴
槟榔	果实	消瘴气、驱虫	咀嚼、煎服	驱绦虫、抗炎(槟榔碱提取)
沉香	含树脂心材	理气止痛、温中止呕	焚香、研末入药	芳香疗法、抗焦虑药物开发
海马	干燥全体	补肾壮阳、散结消肿	泡酒、研粉冲服	抗肿瘤、免疫调节研究

表3 明代海南民间草药使用举例
Table 3 Examples of folk herbal medicine usage in Haina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草药名称	使用方法及功效
柳豆叶	小儿痘疹初愈,煎汤沐浴,助恢复
满头红	土医用治多种疾病,具体功效未详
紫背草	捣汁滴眼,治疗眼部寄生虫感染
沙摊	炙烤后敷于腹部,缓解腹痛
接骨草	捣碎外敷,治疗骨折及跌打损伤
血见愁	研末敷于伤口,止血消肿

表4 明代海南药食品种及食疗经验举例
Table 4 Examples of medicinal food varieties and dietary therapy experience in Haina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品种	食疗功效及食用方法
槟榔	消瘴耐饥,日常咀嚼或入药
田鸡	补虚损,炖汤食用,尤宜产妇
牛蒡	清热解暑,夏日和米粉舂煮,加蜜食用
蕹菜	解野葛毒,煮食或凉拌,利土人健康
薏苡仁	健脾利湿,煮粥或入汤

4 明代海南医家的本草著作

明代海南涌现了多位名医,推动了本草文化的发展。丘濬是海南最知名的学者兼医家,其仕途显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他在医学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本草格式》等著作中^[14]。专论中药性味功效。在序言中说:“医书之有本草如儒家之有字书也,不识字者断不能为文,不识药者又安能治病哉”倡导要“广览动植,洞见幽潜,通鸟兽之情状,察草木之精神,然后参之载籍,明其品汇。”书中对药材的分类、性味、功效进行了系统阐述,并结合海南本地药材的特点,提出了较为科学的药性研究方法。

李义家族三代行医,其编撰的《白芨点书》虽已佚失,但从其名称推测,可能与白芨的药用研究有关,从其家族医术传承来看,可能记录了大量海南民间药方和临床经验。

周鼎则以精湛医术著称,曾诊治同知马叔文“食冷物过多所致”之病,显示了其在脉诊和治疗上的高超技艺^[15]。这些医书的出现,反映了明代海南本草学的理论化趋势及其对传统本草学的继承与创新。

5 明代海南地产药材资源的贸易与交流

5.1 贸易品种与经济价值

明代海南药材贸易十分繁荣,输出品种以槟榔、

沉香、高良姜等为主,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主要的贸易药材有槟榔、红蓝花、高良姜、通草、浮石、砵礞、蜂蜜;香料品种有沉香、白木香、土檀香、龙骨香等。

槟榔是海南的大宗贸易货物,《正德琼台志》记载:“黎民多种槟榔,贸易于市”,其种植面积广、产量大,成为海南经济的重要支柱。沉香因其稀有性和浓郁香气,价格昂贵,常被用作贡品或出口至东南亚、日本等地。高良姜、红蓝花等药材则以药效显著而在内地市场广受欢迎。这些贸易品种不仅为海南带来了经济收益,也提升了其在明代贸易网络中的地位^[14]。

5.2 贸易线路与港口网络

海南依托广州为中心,形成了四条主要贸易线路:一是经琼州海峡至徐闻或北海,转运至内地;二是经西沙、南沙群岛至东南亚;三是直接至广州虎门;四是直达江门^[17]。《正德琼台志》记载海南共有71个港口,其中海口港、白沙津、铺前港为主要贸易枢纽。这些港口不仅是药材外运的起点,也连接了海南与内地、东南亚乃至阿拉伯地区的贸易网络。例如,海口港通过琼州海峡与广东徐闻相连,白沙津则成为通往东南亚的重要通道,推动了药材资源的广泛流通^[18]。

5.3 药材贸易的经济影响

药材贸易为海南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同时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例如,槟榔的种植与加工带动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兴起,形成了从种植、采收、加工到贸易的完整产业链。沉香的采集与贸易则刺激了林业资源的开发,吸引了大量商贾进入海南山区采香。此外,药材贸易还促进了海南与内地、海外的文化交流,例如沉香传入日本后被用于茶道和佛教仪式^[19],槟榔则成为东南亚地区的文化象征^[20]。这种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影响,丰富了海南本草文化的内涵。

海洋性药材(如海马、石决明)的开发,凸显海南“海洋性”特征。此类药材不仅用于本地医疗,还通过海上贸易输往内陆及东南亚,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医药交流的重要载体。

6 结论

明代海南地产药材资源种类丰富,共记载114种,以草部和木部为主,体现了本地资源开发的深度与广度。民间草药使用、食疗经验及节序民俗共同构成了海南独特的本草文化,展现了其实用性与文化性。贸易网络的扩展与名医著作的涌现,进一步推动了药材资源的利用与文化繁荣。本研究通过文

献分析与历史比较,揭示了明代海南本草文化的多维度特征及其历史价值,为现代药材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提供了重要参考。

明代海南依托“山海兼备”的药材资源与港口网络,构建了连接内地、东南亚的贸易体系。这一历史经验可为当代“一带一路”中医药国际合作提供地域性范式,例如,以槟榔、沉香等特色药材为载体,推动中医药文化输出;利用海南自贸港政策,建设区域性药材贸易枢纽。

参考文献

- [1] 李时珍,王育杰. 本草纲目[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23.
Li S Z, Wang Y J.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M]. Beijing: People's Health Press, 2023.
- [2] 唐胄. 正德琼台志[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Tang H. The records of Qiongtai during the Zhengde Period [M]. Haikou: Hainan Publishing Press, 2006.
- [3] 戴熿. 万历琼州府志[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23.
Dai X. Wanli Qiongzhou Prefecture Chronicles [M]. Haikou: Hainan Publishing Press, 2023.
- [4] 阮元. 广东通志[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Ruan Y. Local Chronicles of Guangdong in Qing Dynasty [M]. 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Press, 1981.
- [5] 何绪军. 明清时期广东药材的分布与贸易研究[D]. 广州:暨南大学,2018.
He X J. A study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trade of medicinal herbs in Guangdong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2018.
- [6] 吴粤昌. 岭南医征略[M]. 广州:广州卫生局出版,1984.
Wu Y C.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Lingnan medicine [M]. Guangzhou: Guangzhou Health Bureau Publication, 1984.
- [7] 靳士英. 岭南医药启示录[M]. 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12.
Jin S Y. Revelation of Lingnan Medicine [M]. Guangzhou: Guangd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12.
- [8] 刘小斌,郑洪,靳士英. 岭南医学史[M]. 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10.
Liu X B, Zheng H, Jin S Y. History of Lingnan medicine [M]. Guangzhou: Guangd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10.
- [9] 李红念,梅全喜,陈宗良. 沉香本草考证[J]. 亚太传统医药,2013,9(5):30-33.
Li H N, Mei Q X, Chen Z L. Examination of the her-
bology of agarwood [J]. Asia-Pacific Traditional Medicine, 2013, 9(5): 30-33.
- [10] 徐蕊芳,刘洋洋,冯剑,等. 经典名方中槟榔的本草考证[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22,28(10):167-175.
Xu S F, Liu Y Y, Feng J, et al. Herbal verification of Arecae Semen in classic prescriptions [J]. Chines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Formulas, 2022, 28 (10) : 167-175.
- [11] 谭树香,刘爱兰. 中药垫预防褥疮的疗效观察[J]. 中国民间疗法,2007(3):37-38.
Tan S X, Liu A L. Observations on the efficacy of Chinese herbal pads in preventing decubitus ulcers [J]. Chinese folk therapy, 2007(3): 37-38.
- [12] 王磊,柴可夫. 基于“三因制宜”理论的中医“发物”再认识[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31(10):3936-3938.
Wang L, Chai K F. Re-conceptualisation of 'hair product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ree causes and conditions' [J]. Chinese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16, 31 (10): 3936-3938.
- [13] 马妍,宋逸天,刘洋洋,等. 黎医药养生文化与方法研究[J]. 亚太传统医药,2023,19(2):55-59.
Ma Y, Song Y T, Liu Y Y, et al. A study on the culture and methods of health maintenance in Li medicine [J]. Asia-Pacific Traditional Medicine, 2023, 19(2) : 55-59.
- [14] 李勃. 明代丘濬在思想文化方面的重要贡献[J].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5(1):86-93.
Li B.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of Qiu Rui in ideology and culture in the Ming Dynasty [J]. Journal of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2, 35 (1): 86-93.
- [15] 张岳崧. 道光琼州府志[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Zhang Y S. Daoguang Qiongzhou prefecture chronicles [M]. Haikou: Hainan Publishing Press, 2006.
- [16] 谭业华,陈珍. 南药高良姜生产调查、问题分析及发展对策[J].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27(3):293-296.
Tan Y H, Chen Z. Survey on the production of southern medicine galangal, problem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J]. Journal of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14, 27 (3): 293-296.
- [17] 张雪慧. 明代海南地区商业贸易探研[C]. 第八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1999:286-297.
Zhang X H. Exploration of commercial trade in Hainan area in Ming Dynasty [C]. Proceedings of the Eighth

-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ing History. 1999: 286-297.
- [18] 牛天宿. 康熙琼郡志[M]. 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6.
Niu T S. Kangxi Qiong county chronicles [M]. Haikou: Hainan Publishing Press, 2006.
- [19] 张梵. 闻香怀古——中国沉香文化与历史[J]. 中国林业产业, 2019(10):73-76.
Zhang F. Smelling incense and reminiscing about the past-Chinese agarwood culture and history [J]. China Forestry Industry, 2019(10): 73-76.
- [20] 王元林, 邓敏锐. 东南亚槟榔文化探析[J]. 世界民族, 2005(3): 63-69.
Wang Y L, Deng M R. An analysis of Arecae Semen culture in Southeast Asia [J]. World Nation, 2005(3): 63-69.